

恋恋卡布其诺



一场从青涩大学校园到星光娱乐圈的爱情之旅
告别痛彻心扉的初恋纪念
百万校园情侣的心跳回忆

白色香肩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恋恋卡布其诺

白色香肩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恋卡布其诺 / 白色香肩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19-06761-1

I. 恋…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630 号

监 制 彭庆国
项目策划 曾蔚茹
责任编辑 曾蔚茹
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 唐柳娜
美术编辑 梁殊萌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761-1/I·122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话 005
青青子衿

第二话 027
人生若只如初见

第三话 044
一朵不红也不白的玫瑰

第四话 078
谁的玻璃之城

第五话 108
做一场绚烂的梦

第六话	133
忘了忘记，放了放弃	
第七话	149
宁愿重伤，不愿悲伤	
第八话	166
一生一次的赴约	
第九话	191
他的吻像 Cheese cake	
第十话	217
水清沙幼，蓝天白云	
第十一话	237
我的情人的消息	
第十二话	266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尾 声	283



楔 子

2004年8月8日，星期天，黄昏，瑞士，洛迦诺。人们早早坐在大广场上准备看露天电影。

正是那天黄昏，宇文浩在大广场上第一次遇见柳眉。

8月照例是一年里最酷热难耐的时节，出国门的人们大都直奔雅典去看奥运会了。宇文浩也拿到了签证出国，他直奔的却是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

宇文浩是刚从W大毕业的博士，是他那位声名赫赫的导师的关门弟子。学校要他留校任教以继承恩师的衣钵已是铁定的事实。他自己也是个心性淡泊的人，留在校园里一方面可以避开社会上的纷争，另一方面也能安心写作——这是他戒不掉的“陋习”之一。他甘之如饴。

最后一个暑假，他选择了去著名的南方周刊报社做文化撰稿人，想着多体验一下社会生活也好。

8月，洛迦诺电影节开幕，报社派他与另外一名摄影记者同赴瑞士。

洛迦诺电影节是世界六大电影节之一，只是因为很少有明星到场，所以远不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那样喧嚣繁忙。洛迦诺最著名的建筑物就是“大广场”。大广场在城市正中央，一端架起二十六米宽、十四米高的超大银幕，广场能容纳八千多个座位，但晚来的人还是只能在鹅卵石地面上或坐或躺。在星空下看电影，还可以吃饭喝酒抽烟，那情形颇为惬意。

这个8月，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雅典的奥运会。洛迦诺显得更加寂静。宇文浩他们来了几天，除了一位香港导演，没再遇见一个中国人。

主编的意思，是要在人们吃腻了奥运大餐时，奉上一盘精致的人文小点，所以对这届电影节的稿子质量要求很高。眼看着所有来洛迦诺的记者都抱着休闲的心态，只有宇文浩显得格外繁忙。

8月5日宇文浩采访了德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沃克·施隆多夫之后，一直闷在酒店房间里改稿，这天上午总算将定稿发回了报社。稿子发回去了，主编很满意。剩下的任务就是等待“金豹奖”的揭晓，并采访得奖导演了。

几天不眠不休后，宇文浩从上午九点睡到了晚上八点。

等他赶到大广场时，影片早已开始，前面一片黑压压的人头，连地面上都没有空隙了。他付了25瑞士法郎进场，在广场边缘艰难地移动，希望能找到一小块地方坐下来，又怕打扰了专心致志地看电影的观众，心里不觉有点焦急。

突然听到有人小声说：“这里，这里！”

宇文浩好几天没听到这么流利悦耳的中文了，心头一热。低头看时，月光下果然看见就近的地上有张东方面孔，在那些棱角分明的欧洲面孔中，显得尤为宁静和精致，他顿时有种“他乡遇故知”

的感动。

这就是宇文浩与柳眉的第一次相逢，在异国的广场上默默看着露天电影，月光光光。

凌晨一点半散场时观众各自离开了，宇文浩把自己的名片和酒店房间号留给柳眉。那时，他还不知道她叫柳眉。

8月11日，意大利导演萨维利奥·科斯坦佐的《私宅》首映。一大早，宇文浩就被电话吵醒了。

声音脆生生的，令宇文浩一下子就想到了8月8日广场上的月光。所以，当柳眉让他猜她是谁时，宇文浩就长长地哦了一声，然后笑了。

柳眉说她晚上要稍晚才能过去，希望宇文浩在大广场上替她占个位置。

萨维利奥·科斯坦佐是宇文浩很欣赏的导演，看到柳眉这么个女子也喜欢，宇文浩便不由得心生惺惺相惜之感，况且自己又受过人家的恩惠，当然义不容辞。

宇文浩是个特别有责任感的男人，受人之托，早早就到了大广场，那时离开映还早，他轻轻松松地就找到了两个极佳的位置。

黄昏过后，广场上，人越来越多，座位渐渐被占满了，连过道上也坐满了人。

宇文浩虽然装作专心听着音乐，却能明显感觉到观众都在指责他一人占着两个位子，他的脸像被炙烤一般滚烫。

最后，他只好拿走了旁边座位上的书。

晚上九点半，电影开场后柳眉才匆匆赶到。宇文浩站起来，将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她，然后自己坐在凳子旁的路面上。

他心里暗自庆幸还有路面可坐。

柳眉哧的一声笑了，并不推辞，大大方方地坐了。

这是宇文浩第二次见到柳眉，依然是在异国广场上，默默看露天电影，彼时月朗星疏。

这回他注意到柳眉穿着一件深咖啡色的紧身小背心，充满异国风情的长裙像罌粟花一般怒放夜色中，长长的黑发用一支簪绾在脑后，不施脂粉。

凌晨一点半散场时，柳眉邀请宇文浩一起去酒吧喝杯酒。两人走在洛迦诺那寂寂的街道上，没能找到营业的酒吧。连超市也关门了，甚至买不到啤酒。

最后，两人只好去了柳眉居住的酒店的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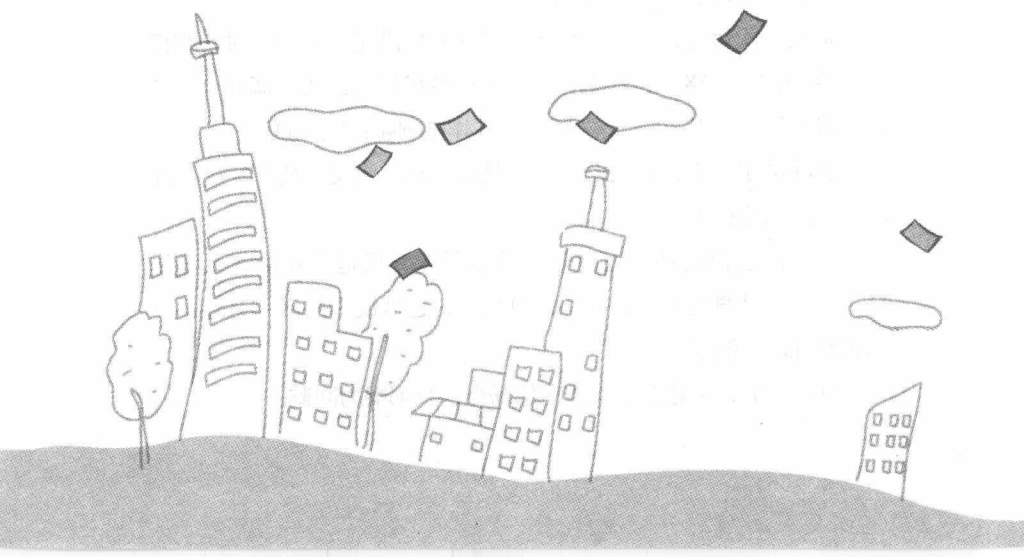
宇文浩不胜酒力，稍稍喝了几口就两颊绯红。柳眉边喝边哼歌，都是些宇文浩熟悉的中国民歌，在这样的异国情调里十分撼动人心。当她哼到《茉莉花》时，宇文浩的心已经软得没了形状，就像醉酒后恣意躺下的躯体，有一种松懈的舒坦。

柳眉放下杯子，看着宇文浩，说：“接吻吧！”

她瞳孔里的光影像暗夜星子，一刹那，美丽的诗句像洪水一样，在宇文浩的脑海里泛滥开来。

第一话 青青子衿

那些失意，
就当是我们在夏日漫长的白昼里，
打了一个盹，
做了一个缥缈的白日梦吧。



1.

2004年8月23日，星期一，中午，武汉。

我在机场迎接“凯旋”的宇文浩。

宇文浩终于在开学前回来了。

我和宇文浩认识近三年了。那年他刚读博士，我才大二。他是那一届最年轻的博士生，丰神俊朗，意气风发，院里的《人文讲坛》特意邀请他讲了几次专题。我每次都去听。其实我远远没那么好学，只是发现宇文浩为人挺好玩的，每次有学生喊他“宇老师、宇老师”，他就小脸通红，然后认真地纠正：“我姓宇文，不是老师。”

每次讲座结束了我就挤到前面去说“宇老师，我有个问题”，然后得意地看着他的脸由白转红，听着他认真的纠正，心里直偷笑。

如此好几次，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纠正我“我姓宇文，不是老师”，然后才开始耐心地回答我的种种刁钻古怪的问题。

我据此断定他人很迂腐，但还蛮可爱。

最后一次讲座，我如法炮制，又在心里满足了一回。讲座结束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跟几个朋友得意扬扬地讲述起调戏宇文浩的“逸事”。正在兴头上，头顶上一阵炸雷响起：“宁可！”

我哆嗦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宇文浩。没义气的朋友们已经吓得一溜烟跑掉了。

宇文浩怒目圆睁，已经气得满脸通红，只是不知该怎么发作好。我这一吓真是不轻，幸亏还算机灵，趁他说不出话来之际，立马脚底抹油，溜了。

从这以后，凡是有宇文浩在的场合，我都竭力回避。

为了避免在校园里偶遇，我放弃了所有花枝招展的、可能引人注目的衣服，走起路来像白日里出门的老鼠，沿着墙脚飞奔。

半年过去了，并不见他找我麻烦，我也渐渐放松了警惕。心想，人家可是大男人，怎么会跟我斤斤计较呢，也许他早忘了这回事，我不过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期末考试第一场，我昂首阔步地跨进考场时几乎瞬间跌倒，只见宇文浩气宇轩昂地坐在讲台上，镇定地注视着我。可我知道，若目光有力，我的身上早已被他扎出了N个窟窿。整场考试两个小时，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敢动，连头都不曾抬一下，生怕授“宇老师”以口实，将我以作弊处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宇老师”是冲着我来！

当然，如我所料，“宇老师”没那么容易放过我，七场考试，他一场不落地监考下来，而且比其他老师都严。考场上好几名作弊的同学被抓了现行，看得我汗流浹背，直后悔惹上了这个瘟神。这几场考试，我比高考还累，不过总算顺利过关，“宇老师”再严，只要我不扎小辫子，他也没法抓。

最后一场考试快结束时，宇文浩走到我桌前，伸手轻轻敲了敲桌子：“考试结束后留下来。”

我想，逃不过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到时候嘴软一点，道个歉，没准能从轻发落。

待同学们都走了，我一步一挪地靠近讲台，说：“老师，以前是我不对，请您原谅，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他笑了一下：“我不是老师，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叫师兄吧！不过你能开口道歉，我挺意外也挺欣慰的。”

那天，我帮宇文浩整理考卷，他请我吃晚饭。

原来，自从我第一次向他提问时，他就注意到我了，没想到我会接二连三地问，而且屡教不改地唤他“宇老师”，他感到很恼

闷，还私底下打听了我的姓名和班级。

那天在路上偶遇，他本来打算追上来问个清楚，刚好听到我在不打自招，一时又气又恨，哭笑不得。至于监考，却并不是为了报复我。

他说：“宁可，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想和你做个朋友。”他说得很真诚。他认真起来剑眉星目，神情专注，我竟感到脸颊发烫，两只耳朵更是烧得通红。

第二天开始放假，宇文浩送我到车站。开车前，他把手机号郑重地写在我手上，叮嘱我有空打电话给他。

我一路上紧握着拳头，心里乐开了花。

假期结束后，我便正式升级做了宇文浩的跟班，泡了两年图书馆。宇文浩还给我借了一张他同学的图书证，方便我跟着他出入博士生专用藏书室。

宇文浩时常站在我的宿舍楼下扯开嗓子喊“宁可，宁可，吃饭了”，完全不像讲台上文质彬彬的文学博士；我进入宇文浩的单身宿舍如入无人之地，最后还干脆配了把钥匙。

我们渐渐谁也离不了谁，我偶尔回家小住，不出三天宇文浩就打电话来催：“宁可，快回来吧，我一个人闷死了。”

大四下学期，我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本校读研，不用找工作，不用考研。宇文浩便有了更多理由要求我随传随到，成天跟在他屁股后打转。后来他跟着“老板”做课题，更是恶毒地推荐我做打杂的——整理资料，附带给他们端茶送水。天长日久，谁都看出了一些端倪，“老板”也偶尔打趣说：“可怜的小宁可，以后还不知道怎么让宇文浩欺负呢！”

宇文浩只是傻笑，从不辩解。我心里偷偷想：哼，他笨死了，将来还不知道谁欺负谁呢！

宇文浩去南方之前跟我说：“宁可，好好学习，等我回来！”

我想，迂腐木讷如他，这应该算是表白了吧？于是，我耐心地等他回来，回来开始我们的新生活——他任教，我读研，我们……

2.

2004年8月23日，处暑。武汉骄阳似火。

我从机场接回了宇文浩，他从报社赶回来，为开学做准备工作。

他买了很多礼物给我，有从欧洲带回来的，有从南方带回来的，满满一箱子，五彩斑斓得让我诧异，宇文浩很少特意买礼物给我。

他喋喋不休地介绍每件礼物，唠叨个没完没了。

我则很少说话，因为几乎没机会开口。

两个人的世界何其逼仄，稍稍一点动静都瞒不住对方，更何况，我与宇文浩朝夕相处了近三年。

有时候女人的直觉真是敏锐得可怕，平日里粗心大意的男人突然变得心思缜密，为你买了许多礼物，没别的，只能是补偿。

我知道，只要我开口问，宇文浩一定会和盘托出。可我不敢，我怕自己的预感应验……我怕失去宇文浩。

但是我又无法面对一个变了心的宇文浩而无动于衷。

我想，我们都需要时间来考虑，来取舍，衡量彼此在对方心中到底有多重要，或者，鼓起作决定的勇气。我没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新生活。

研究生十月入学。

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我背起登山包一个人去了新疆，没带手机，也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我无数次在陌生的小镇旅馆里想起宇文浩，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日日夜夜，思念像一条毒蛇，盘桓在我心上，我走得越远，它缠得越紧。我无数次在深夜里对着月光默默流泪，想着我苦心经营的理想的爱情，就这样功亏一篑。

九月底，我在遥远边境的一个网速奇慢的网吧里，打开了自己的邮箱。宇文浩的邮件如潮水一样漫了出来，每一封的主题都是“对不起”。我又一次忍不住，泪水直流。

宇文浩还给我发来了他在瑞士的日记。

8月12日，凌晨。在瑞士某间酒店的酒吧里，一个女人看着他，说：“接吻吧！”

这句话本身如同浪漫的异国夜晚一道必不可少的布景，宇文浩觉得这个夜晚因此而更惬意完美。他不愿将那句话付诸行动，因为对他来说，那样只会是画蛇添足。然后，他想起了他遥远的小宁可，起身礼貌地告辞了。

8月14日，《私宅》获得第57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金豹奖”，恰在宇文浩的意料之中。他便忙着去采访导演及组稿。

待一切结束要离开洛迦诺时，他又去了一趟柳眉所住的酒店。前台服务生告诉他，柳眉小姐已于12日退房离开了。

他这才知道她的名字，柳眉。

宇文浩说：“宁可，确实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柳眉是我理想中的女人，我沉沉地迷醉在她的声音和气息里，可是回到武汉，回到学校开始我的正常生活，我就确定无疑地知道，你才是实实在在的，你充满了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宁可，我离不开你，原谅我，回来吧。”

无论这一个月里我怎样心碎于爱情的破裂，听到宇文浩的呼唤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要赶回去，回到他身边。我安慰自己说，那些失意，就当是我们在夏日漫长的白昼里，打了一个盹，做了一个缥缈

的白日梦吧。

回到武汉正赶上研究生班开学，宇文浩“摇身一变”做了我的班主任。我们又回复到从前朝夕相对的生活，一起泡图书馆，一起吃饭。只是，一切仿佛又都不同了。我们像两只聒噪的蝉，受了秋天的第一次霜露，都噤了声。

相对沉默。仿佛有很多话说，又仿佛无须开口。

宇文浩小心翼翼地不提瑞士不提洛迦诺不提柳眉。但我知道，他并不曾真的忘记，而我，亦不曾真的释怀。

我将自己埋在纸堆里，不停地抄录翻阅，不到三个月，我瘦了十斤，笔记却擦了近半尺高。宇文浩看在眼里，几次欲言又止。

圣诞节过后，我一个人回了家。

元旦是我的生日，宇文浩说那天要去拜见我父母，正式确定我们的关系。

几个月来压在心上的巨石轻了许多，我欣慰地想，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从来都不敢告诉他，我长久地做着同一个梦，梦见他告诉我他爱着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他的梦想，他的女神。我在那个虚拟的女人面前自惭形秽，因为我是如此渺小、如此不谙风情。

元旦零点时，宇文浩打电话跟我说生日快乐，他还说买了早晨八点的火车票，大约十点就能赶到了，让我去车站接他。

3.

早晨起床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白色的雪花精灵一般在空中飞舞，像一个不真实的梦。

七点，打电话给宇文浩，他关机。我发短信说：“宇老师，下雪了，好想和你雪中漫步啊！记得准时上车啊。”

八点，打电话给宇文浩，他关机。宿舍电话没人接。想必他已经动身了。我发短信说：“你上车了吗？我妈买了好多菜，爸爸还说要亲自下厨呢！”

九点，打电话给宇文浩，他关机。我发短信说：“开机了马上回消息给我啊。我按计划十点钟去接你。”

十点，我在火车站没有接到宇文浩，打电话过去仍旧关机。我发短信说：“宇文浩你在哪？回答我！我在车站等你，不见不散。”

我从上午十点等到下午六点最后一班火车进站。每隔五分钟我就拨打一次他的手机，另外还发了无数条短信。直到耗尽了两块手机电池的电量。

宇文浩好像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同被这场大雪覆盖一样，不留痕迹。

气温奇低，我全身已经冻得失去知觉，腿灌了铅似的沉重，陪我等了半天的弟弟宁愿只得硬把我拉回了家。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想宇文浩一定是出事了，我要回武汉找他，但被爸妈按住。他们说太晚了，已经没有车了。

晚上十一点，我在忧心如焚中接到了好友薇薇的电话。在电话里，她相当八卦地说：“宁可，你不是说今天宇文老师要去你家吗？可是我刚刚在街上碰到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哦，那女的很年轻。”

我的脑袋里一阵轰鸣，握着电话的手软弱无力。

是柳眉！我知道一定是柳眉。她来了，终于来了。

1月1日深夜，生日还没有过完，我就开始发高烧。烧得糊里糊涂的，一会儿看见宇文浩拉着一个女子的手在湖边漫步，一会儿看见漫天的雪花飘啊飘的，一会儿又听见宇文浩说宁可我要和柳眉一起离开了。

家里人连夜送我进医院去打点滴，弄得全家人人仰马翻。